



丙子

歸潛志卷八

元

劉

祁

撰

金朝取士以詞賦爲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爲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學者止工于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聞有登第後始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爲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爲仇讎苦分爲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科舉之學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任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

歸潛志卷八

歸潛志卷八

國家敕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攷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爲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于習俗止力爲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于爲有司者止攷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攷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于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

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則又如舊矣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其主文有藻鑿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鄭子時侍讀故一時爲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爲學者法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臥諷咏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號孟四元

案洪皓松漠紀聞金制鄉

試以本縣令為試官首曰鄉元府試分三路首曰府元
會試集諸路舉人于燕京首曰敷頭亦曰狀元此蓋舉
 天德以前科舉之制故有三元與此志所云四元異及
 天德改制始增殿試孟宗獻中大定三年進士故有四
 元之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
 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
 賦行于世其詩詞亦有集

予高祖南山翁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故為一
 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後中第否
 當特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尊之四子長
 西巖次龍泉同年擢第二女長姑及笄將適人一時貴

顯者爭求之翁皆不許張御史景仁時在布衣以所業
 詣翁翁嘉之俄翁預為有司取士張賦甚佳為鄰坐者
 剽之盡坐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遽以長姑嫁焉家人
 輩皆愠翁不恤也後三年翁復為有司御試張擢別試
 魁驟歷清華以文章擅當世位至翰林學士河南尹御
 史大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
 之鑒也後翁墓表張所作且載其事云次姑適襄陰王
 元節亦名進士能詩博學嘗為密州節度判官迄今士
 大夫嫁女多談公之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脩然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明安穆昆居焉其人皆女直功臣子鰲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明安者錢貧不能償明安者大怒率家僮輩強入其家牽其牛以去民因訟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明安者其明安者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至廳事前詰其事趨左右械擊之迺以強盜論杖殺于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作過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見一僧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

者素爲貴戚所重皇姑某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公曰奉王命卽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口是京輦肅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見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爲人恬淡簡靜頗留意養生每食必以時過午則不食也臨終齋沐而逝于死生了然其爲吏之名至今人云過宋包拯其子漸爲吏亦有能稱爲都中警巡使

孫左丞鐸振之章宗時名臣爲人正直敢言有學問文采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政公再授戶部尚書公意不愜因于戶部聽事壁間書唐人詩云

州集

傳孫鐸再為戶部尚書于賀席中戲舉青州老柏院南
布衣張在詩云云與此志所云書于戶部廳壁有異

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

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鄜州防禦使

案中州集御史所劾降授河南同知府事故送之者有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與此志所云貶鄜州防禦

有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為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

終

貞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申之者帥府經歷官劉達卿

輩召而飯之且誘以降將審焉申之獻詩曰一飯感恩

無地報此心許國已天知胸中千古蟠鍾阜一死鴻毛

斷不移竟就死又云擬把孤忠報主知主知未報已身

疲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應煩為裹尸又云區區已上

和親策安得元戎一點頭

案中州集王或詩注貞祐未行臺都尉南征獲武經進士

李申之于盱眙左右司郎中劉光謙達卿潤文官李獻能欽叔愛其才辯欲活之以避嫌不敢也乃託以問事

機令軍中羈管之申之作詩贈主囚者曰一飯感君無地報寸心許國只天知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仍煩為

裹尸又云胸中萬古橫鍾阜一死鴻毛斷不移又獻書都尉云金國歲歲南侵計所得不能一二州而軍力折

耗殆盡今歲此舉亦曾慮人有議其後何以禦之乎為公計者不若因南軍大舉斂兵而退雖屢出無功得全

師而返猶可自救不然師老食殫困頓于堅城之下讒間一行則公受禍不久矣某軍敗而死固其所也乞于

盱眙城下責以不降之罪以死見處使人知人知之則鄙尉亦于名教為有功書上之明日申之謀遁歸不果乃

殺之欽叔說其臨刑回面南向欣然就戮甚嗟惜之云云與此志所紀微異而較詳並附載之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視宇文爲後進宇文止呼爲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嘆皆作樂章一闕宇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詞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仙肌勝雪雲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彥高也

彥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裁綴點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剪裁古人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用爾如彥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圭角不猶勝于宇文自作者哉

党承旨懷英辛尙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國初遭亂俱在兵間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于宋黨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爲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所趣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亦相況也後辛

退閒有詞鷓鴣天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
初燕兵夜妮銀胡鞞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嘆今吾
春風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蓋紀其少時事也

高丞相岩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鄉里
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赴余方
弱冠爲作詩以公頗負謗且勸其退休也公得詩大喜
趣召余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耶又撫余背
曰汝曹字如何下來蓋余詩云青雲自致不須階十稔

從容位上台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衆口費鹽梅勤勞
密邇三朝重壽考康寧七秩開家道益昌孫有息綵衣
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爲作序亦有乘天眷未衰可以引
去之語後余將歸淮陽復獻書勸其舉一人自代可得
致政歸然公竟薨相位不能從也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揚由布衣有名
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艷語如矮窻小戶寒不到一爐香
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却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人號
張了却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楓落吳江真好句不

須多示鄭參軍蓋譏之也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幼無師傅爲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往相儼法不作淺弱語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于人已而麻知幾李晨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也

趙閑閑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溪堯公論以爲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

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好句爲主後但以意收拾之是爲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今人往往止作硬語非也

趙閑閑少嘗寄黃華

王氏庭筠

詩黃華稱之曰非作千首其

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爲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

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盃人影月鄭虔三絕
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
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杜
爲法五言尤工閑閑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明華
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雖逝
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鉦鼓散雲和又有佳句行雲
春郭暗歸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入暮雲甚似少
陵閑閑又稱趙黃山詩云燈暗風翻幔蛩吟葉擁牆人

如秋已老愁與夜俱長滴盡堦前雨催成鏡裏霜黃花
依舊好多病不能觴此詩信佳詩也又黃山嘗于黃山
道中作詩有云好景落誰詩句裹蹇驢馱我畫圖中世
號趙蹇驢余先子翰林嘗談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
在翰苑扈從旣得鵝索詩黃山立進之其詩云駕鵝得
暖下陂塘綵騎星馳入建章黃傘輕陰隨鳳輦綠衣小
隊出鷹坊搏風玉爪凌霄漢瞥目風毛墮雪霜共喜園
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
詩非宿構不能至此

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次之又其次散文也嘗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至吟詩者絕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又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曰汝輩幸有天資正不許學古人一點一畫寫也李屏山雅喜獎援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于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却後進只獎譽教爲狂後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趙云雷希顏又如

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能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

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腳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刺底人難及也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語

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向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譏云

趙閑閑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諸先人先人以趙論爲是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

顏諸公游多論爲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夫于文頗麓止論氣象大概李于文甚細說關鍵賓主抑揚于詩頗麓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于李則取其爲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爲首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節者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書太下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古以來惟推東坡爲第一

人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明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伯倫酒德頌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後聞吾風聲吾當作其退之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蘇子美墓誌爭爲人所傳旣用爭字當曰人爭傳之不然曰爲人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有以蔽之矣作字好此類甚多不可勝紀雷則論文尙簡古全法退之詩亦喜韓兼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與朋友相商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爲應

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尙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自作史則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爲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雷翰林希顏爲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互見

之嘗曰文章止是褻與貶初作屏山墓誌數處有微言
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刻石猶
存浮湛于酒其性厭怠有不屑爲之言余謂碑誌本以
章其人之善雖不可溢美有媿辭然當實錄其善事使
傳信後世若疵短則不當書也況非作史傳何必貶焉
且其子孫覽之豈得自安也

趙閑閑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嘗有一齊希謙首
題云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
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人頗傳之

趙閑閑以文學名一世于吏事非所長興定初珠赫高
琪爲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
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糧草
事當杖旣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高琪曰不然無以
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後高琪誅詔適當公筆首
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逃
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

正大初趙閑閑長翰林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
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岡斷秋光隔河明

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掛蠨蛸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詠古瓶蠟梅趙云茗華吐碧龍文澁燭淚痕疎鴈字橫後云嬌黃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從教官獨冷眼明猶喜物雙清語亦老也後分憶橙射虎題甚多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爲題所窘也閑閑同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題云魏國山河殘照在梁王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沒雁向青天盡處回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英才雷希顏云千古雄

豪幾人在百年懷抱此時開李欽止云連朝倥傯簿書堆辜負黃花酒一盃凡作詩和韻爲難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迨宋蘇黃凡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迴以出奇余先子頗留意故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希顏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爲勉強先子云如能以彼韻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嘗在史院與屏山諸公唱和李唐卿海藏齋詩舟字韻往返十餘首先子有云繡坼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記歸舟屏山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和村字韻亦

往返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變體號西崑竊笑登壇子美村大抵俗儒無正眼惟應後世自公言光生杜曲今千丈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遲嗟久矣不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抹雲詩名浪得柳連村九原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無間言登太山巔小天下到崑崙口知河源如君少進可入室顧我今衰不及門少宣以爲全不覺用他人韻也

聯句亦詩中難事蓋座中立書不暇深思也南京龍德宮趙閑閑李屏山王正之聯句王云棘猴未窮巧穴蟻

已失王人多稱之余先子亦留意主長葛簿時與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爲聯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稱之屏山則曰輕浮妾玻璃頑鈍奴琥珀張則曰器質至堅脆膚理還悅澤後居淮陽冀京父來過雪夜聯句先子有云簾疎見飛糞窻靜聞落屑又李欽叔來過李子遷在坐會合聯句先子有首唱曰玉立兩謫仙鼎峙三敵國又云三強出奇兵八柱乃八克一老怯大敵三戰卽三北後自大梁歸陳與祁聯句先子首云紅拋汴梁城綠吸淮陽酒後令

葉縣中秋夜與郝坊州仲純王飛伯輩聯句具載蓬門集中

歸潛志卷八

歸潛志卷九

元

劉

郝

撰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州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潢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堂蓋世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潢水暮雲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鬱陂陁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為豎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威未覺消沈盡試向春陵望鬱葱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

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弔興廢一聲長笛暮
雲間史學優李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余亦作一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
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又云八得
交游是風月天開圖書即江山亦無全篇余先子嘗有
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來如望霓又半生竊祿
魚貪餌四海無家鳥擇棲又未解作詩如見畫常憂讀
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

句云山路斫有壁松風清無塵先子夢中詩云落月浸
天池余幼年夢中亦有作詩玄猿哭處江天暮白雁來
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先翁林罷御史閒居淮陽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云撥
土移根卜日辰森森便有氣凌雲真成闕里二三子大
勝樊川十萬軍影浸涼蟾牕上見聲敲寒雨枕邊聞林
間故事傳西晉不數山王詠五君以寄趙閑閑會閑閑
亦于閑閑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禮部詔余曰昨夕欲和
丈丈竹詩牽于韻自作一篇答其意可也因出其詩云

君家種竹五七箇我亦近栽三四竿兩地平分風月破
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葉猶卷客枕夢魂聲已寒
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干先子後和其韻云
我家陳鄴子梁園不約同栽竹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
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淡不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
八坐文昌天咫尺得如閒客倚闌干又李濟公渡因游
園城會雲中一僧曰德超談及鄉里名家劉雷事公渡
留詩云邂逅雲中老阿師思人許我話劉雷略談近日
諸孫事頗覺衰懷一笑開衆道髯參宜帥幕謂希人憐顏

短簿去霜臺

謂先子

園城香火西菴地嘗記秋高雨後來

後先子過園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晚數歸期轆轤車

聲病轉雷翠幄護田桑葉密綠雲火路麥花開偶因假

館留蕭寺試問游方指厄臺

陳郡

白首衲僧同里閉亦知

吾祖有雲來余以示閑門閑閑亦如其韻寄先子云屏

山效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一

生笑口幾時開心知契闊留陳土時復登臨上吹臺目

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先子復和云兩地相

望雲與泥敢期膠漆嗣陳雷遙憐曉鏡霜鬢滿但對故

人青眼開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燕臺上林花柳驚春晚蓬勃西風卷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早有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爲韻趙閑閑得發字其詩云君家南山有衣鉢叢桂馨香老蟾窟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兒孫牀滿笏邇來雲卿復秀出論事觀書眼如月豈惟傳家秉賜彪亦復生兒勳勗勃往時曾乘御史驄未害霜蹄聊一蹶雙鳧古邑試牛刀百里政聲傳馬卒今年視草直金鑾雲章妙手

看揮發老夫當避一頭地有慙老驥追霜鶻座中三館盡英豪健筆縱橫建安骨已知良會得四并更許深杯辭百罰我辭不飲願助勇政要青燈照華髮但令風雨夜天慳未厭歸途洗靴襪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旱麥將槁此時得一雨奚翅萬金寶吾賓適在席喜氣溢襟抱酒行不計觴花底玉山倒從來慳混嘲蓋爲俗子道北海得開尊天氣豈常好況當生發辰霑足恨不早東風又吹簷滴乾主人不慳天自慳是日諸公極歡皆霑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病不起

趙以天慳為詩識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相
 咸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擊經元好滑稽李輒以
 詩幾罵元亦無如之何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
 召故駙馬都尉布薩阿案舊作僕散女子入宮俄以
 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
 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時士人傳以為笑談元
 詩云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仙人玉
 為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繡帶

盤綾結雲裾踏雁沙嬌雲一片不成玉被風吹去落誰
 家豈無年少恩澤侯錦鞵貂帽亦風流不然典取鸚鵡
 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杳無主燕子不飛花著
 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解琵琶得私語有情蜂雄蛺蝶
 雌無情雞欺翡翠兒勸君滿飲金屈卮明日無花空折
 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垣碧瓦迷天津樓臺參
 差映金谷歌舞日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息江南已
 傳歸命臣永平以來本康治四海一家無窮人洛陽城
 中厭醜醜司隸夜過不敢嗔王門戚里爭豪侈車馬如

水爭紅塵燒金斫玉延上客季倫豈輸趙王倫兩家炎
 炎貴相軋笙竽嘈嘈妓成列珊瑚紅樹鞭擊碎步障青
 絲馬踏裂因緣睚眦貴人怒詔下黃門促收捕郵夫防
 吏急宜漚河南牒繫御史府鐘鳴漏盡行不休生存華
 屋歸山丘綠珠香魂宛塵二侍兒忍居樓上頭君王慈
 明宰率二妾身竄居籍民伍平生作得健兒婦狗走雞
 飛豈敢惡元和其詩先子稱工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百
 姓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賦稅何

須雨裏太倉皇尋思此箇人間世畫出人來也著忙雖

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語耶又戲

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潦倒渭河邊

嘗詩皆且隨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中時病也又有

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涂文王一見便同車而今若有

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納魚雖俚語可以想見時世也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

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一百年自嚴陵釣

竿上來且道得□□□□又咏猩猩毛筆云平生幾

兩履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耶余嘗以語雷丈希顏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大笑云

全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五音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流坊求癡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水之□文風浸衰故士林相傳□□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入一可得而知

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旣云至雁常灼知比可以軒渠也

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蠶駘富于財以貲入官交結權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為笑以其肥碩也呼為蘇胖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

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此可大笑

趙翰林周臣為學士楊之美為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

歡蓋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

雖重之而楊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為北兵所

廢將立新主案續通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秋七月夏主德旺憂悸而卒國

年攷元史太祖本紀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後始破靈州

等處至二十二年春始進攻夏王城六月現始降則二

十一年七月現立之前僅失城邑數處又攷元聖武親

征錄丙戌春至夏一歲間盡克其城丁亥滅其國丙戌

實為正大三年丁亥為正大四年現立在正大三年秋

七月則城未嘗盡克而國未嘗廢可知且夏因德旺卒

而更立新主非因國廢而更立新主也此志云夏國為

北兵所廢將立新主與諸書有異又金史西夏傳云德

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攷宋史夏國傳德旺殂清平郡

王之子南平郡王現立元史太祖本紀亦云夏主以趙

李現降而金史謂失其名蓋皆由所傳聞者未備

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用之既行館閣諸

公以為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

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嘗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

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

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

知為何事終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

瓊瑰三封書貸揚州命半夜雷轟薦福碑自古書生多
薄命滿頭風雪卻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
為談笑

張待立字文舉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判
官不赴居杞之圍城躬耕日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侯
左丞擊虜諸朝起為洛陽令稱治召拜監察御史奉法
無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實得罪

案金史張待立傳躬耕杞之韋城正大初左丞侯擊參
政師安石薦其才與此志所云居杞之圍城及專言侯
擊之薦有異又本傳既為御史拜章言鑄厲二宅不當
久加禁錮又劾尚書右丞延扎舒嚕與小民爭田參知

政事圖克坦烏登諸事近習故當
路者忌其直陰擠之此志亦缺蓋初劾時嘗以草示

應奉王鶚伯翼共議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楨輩
訟之謂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德卿張以其進士也
故不劾是朝省疑其私併治文舉德卿文舉左遷邳
州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舉之去賓
因作詩有云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著心攀就中
最苦張文舉收拾閒雲返故山時人傳以為笑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諫
聞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為人主見知每朝

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坐院中忽
 一朝士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為誰其人曰吾歐陽
 修也爾為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耶其人曰修不
 識丞相丞相亦不識修朝野相傳以為笑又為三司使
 時主行鈔法出支軍糈頗靳惜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
 及薨人云丞相死既焚猶不支也鑿金史高汝礪傳
 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不及靳惜事且云
 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與此志迥異嗟乎士大夫得志不
 可不慎一有失衆心其譏誚如此可畏也已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間風味

不淺崔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為常故院中為
 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無花不飲崔伯善有
 肉不餐卻圖箇甚麼王從之無花不飲誰慣了你來又
 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王從之無花不飲不飲
 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顏張伯玉諸公宴游李嗜酒
 雷善飲啗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
 玉好色如僧遂相與大笑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

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或者傳爲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過余淮陽因談及飛伯余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謂我也

屏山視趙閑閑爲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交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愠亦無知之何其往刺寧邊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疋綃留作寒儒裨譏其多爲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腳不作溫譏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

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爲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爲人書扇面失體請者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曾不抄書相識遣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復出古人墨迹使觀之又出佳研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嘆

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爲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闔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雷希顏趣售之其鑿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夕後數日公壻張履求書余亦在坐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爲張倩書雷希顏

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因

相與大笑又王武叔

文

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麥

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特索純扇數十詣公求書公

巨之武叔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公公聞而遽

召爲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

穉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者蓋

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又一日公在禮部

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

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

德俱高某等真兒行也公笑又為書之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又

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糝糠

粉澤三阿刻畫老莊嘗論以為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

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

為計儒所攻與定間再入翰林時趙閑閑為翰長余先

子為御史李欽止獻欽叔能劉光甫祖謙俱在朝每日見

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屏山因以禪語解中庸

那著無多事只怕諸儒認識神先子和之亦書其後云

談立政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拔不去

可憐饒舌費精神蓋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

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

笑且曰拔學如何下來先子曰公羊諸大夫拔隱而立

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

大抵皆如此葛藤語及其屬疾蓋酒後傷寒至六七日

發黃遍身如金迄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交游因戲

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為丈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

直云公必乘雲氣騎日月為汗漫之游不然則西方之

金仙矣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顧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古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滄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惟揚禮部之美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嘗與王從之言公旣欲爲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文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身又深戒殺生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

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唯公之心云慈祥嘗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生前是趙抃闕道蓋闕道亦奉神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公喜其政事旣南渡喜其有直名後由公薦入翰林相得甚歡嘗謂同僚曰吾將老而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其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爲文以祭爲詩以挽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爲一軸寄余

余請表諸墓至于新修葉縣學詩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余興定末因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罷御史歸淮陽余獨留日從公游論詩講道爲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議小不可且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爲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爲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爲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爲小人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爲非也余因語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余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慎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

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作爲耳余答書曰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漫浪爲哉君子者但知其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于余有所恨舒穆魯嵩企隆亦從公游學佛公甚愛之嘗于慧林院謁長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棹腳作禮同語□戶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耶士林傳以爲笑公旣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于門有一僧求公作化疏以釘釘其手于公門公聞遽

歸潛志
出禮之爲作疏且爲書也

歸潛志卷九

歸潛志卷十

元

劉

祁

撰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鋷氣勢恐其害己甚憚之常爲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爲李有鉤距劉談論鋒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以爲笑

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

元亦入院爲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云
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
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
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爲其鄉人通請託也

秦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敝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
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度程而已其逸才宏
氣喜爲奇異語者往往遭絀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
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
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疎然詞藻莊嚴絕俗因擢爲

第一又擢麻知幾爲策論魁于是舉子輩譁然愬于臺
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時道貞
奏其事將覆攷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
衆治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
愛之亦擢爲第一于是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
尤疎第以學問詞氣見其爲大手筆文賦中多用禽獸
對屬衆言何攷官取此賦爲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
可號學優爲百獸家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息嗟
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異者其怪

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舍彼取此俾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循衆好獨所取得人彼議者紛紛何足較也

金朝錢幣舊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新錢餘皆宋舊錢及高岩夫爲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甚貴重過于錢以其便于持行也爾後兵興官出甚衆民間始輕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鈔法用窮俗謂坐化官知其然爲更造號曰寶券新券初出人亦貴之也已而復如交鈔

官又爲更造號曰通貨又改曰通寶又改曰通貨

案金史食

貨志貞祐三年七月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興定元年行貞祐通寶元光元年行興定寶泉元光二年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天興二年印天興寶會于蔡州續文獻通攷與食貨志同此更造號曰通貨又改通寶曰通貨均不心于食貨志劉祁金人所傳必不妄可補食貨志之遺

曰寶泉珍寶珍會最後以綾織印造號珍貨抵銀一起一衰迄國亡而錢不復出

矣予在淮陽時嘗聞宋人喜收舊錢商賈往往以舟載

下江淮貿易于是錢多入宋矣嗟夫錢爲至寶自古流

下今日棄置與瓦礫等而以諸帛相誑欺無怪乎天下

之遠

案此下有闕文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鈞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備為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會談集間羣以分別流品升沈人物為事時蔡丞相松年曹尚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穀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用則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革遼

王侯焉適穀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田穀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穀聞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聞熙宗曰黨人何為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誅之于是收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穀具贍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

案金史田穀傳穀由吏部

侍郎出為橫海軍節度使時選人龔夷鑿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部吏以白穀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穀有怨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鞠之擬穀與奚毅邢具贍王植高

鳳庭王劬趙益典龔夷鑿死與此志所云實一時事而詳略互異 其後松年在相位晨

赴朝上馬見轂召辯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之在吏部廳事亦見轂召辯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創頸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也當轂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山翁不預及其遘禍天下之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爲能吏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後皆坐朋黨淪胥以收公獨不預識者多之蓋實錄也

屏山又談趙閑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譏諷得罪事云章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爲人讒間頗厭怒如劉左司之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時坐謗議朝政謫外官其後路侍御錫周戶部昂王修撰庭筠復以趙閑閑事謫絀每日措大輩止好議論人故泰和三年御試上自出題日日合天統以困諸進士止取二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初趙秉文由外官爲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旣受職遽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

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上復使語問汝何以知此二人
 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
 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
 東京嚮持國詔諛驟為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
 王庭筠等俱下吏案金史趙秉文王庭筠傳但詳秉文
 庭筠下獄貶削事而未著胥持國之
窮治胥持國本傳則以罷黜完顏守貞
 等事一語槩之此志所云足補其缺略且搜索所作譏
 諷文字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案金史
 周昂傳
以詩涉謗訕坐停銓在拜監察御史後與此云省
 掾異常是為省掾時作詩及為御史乃追論其事有云
 龍移鱗鱗舞日落鴟梟嘯未須發三嘆但可付一笑頗

涉譏諷奏聞上怒曰此政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
 臣皆懼罪在不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于上曰
 古之人臣亦有擬為龍為日者如孔明臥龍荀氏八龍
 趙衰冬日趙盾夏日宜無他于是上意稍解翼日有旨
 庭筠坐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
 愚為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
 已而昂杖臥秉文謝焉大為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
 生冤業也故人為之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後
 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

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寧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黨
 事起實夫子為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
 夫不得早調元株逮及見黜公獨擁朱幡蓋許其舊事
 也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完顏守
 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岩接援士流一時名
 士如路侍御澤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以為重後竟以
 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卿賦令山行頌其德
 胥參政持國由經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為執政一時
 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胥門

十哲泰和南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為妃皆
 指以罪章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入官為奴
 婢屬監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其即位大
 被寵嬖專房拜為元妃勢敵正后其兄錫爾案錫爾舊
 改少嘗為盜貨緣至宣徽使弟特爾格案特爾格舊至

近侍局使案金史李元妃傳兄錫爾累官宣徽使安國
軍節度使弟特爾格累官近侍局使少府監
此志因當時宣徽使近侍局使視一家權勢熏天士大
節度使少府監更優異從省文

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
 與如家結為親獨李懷州晏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

如等與宰相薩克蘇案薩克蘇舊作撒速今改足策立衛王王世示

子章宗叔也王既立薩克蘇欲專其功媒孽李氏罪惡

以為嘗為厭勝事衛王下詔賜元妃死案金史衛紹王本紀大安元年

四月殺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賈氏收李元妃傳是月

詔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令承御賈氏詐稱有

身俟將臨月于李家取兒以人月日不偶則規別取以

為皇嗣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作紙木

人鴛鴦符以事魘昧致絕聖嗣所為不軌遣大臣按問

俱已款服云云不著薩克蘇媒孽罪惡之由與此志詳

略互且廢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

坐誅兄錫爾弟特爾格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矣當

其盛時不滅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于奢縱不能害政

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能迎合人主意

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

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張仲淹復章少為進士同郭黼周詢盧元中宏詞科為

文有體且長于吏事大為章宗所知登第不十年位三

品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卒案元好問同知河間府事張公著墓表張仲淹以趨附宰

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人眾辱之明日而仲

淹死則以大興尹卒與此志以中都轉運使卒有異

時年方四十餘不然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進清論

鄙之士大夫趨向不可不慎也

赫舍哩執中小字呼沙呼案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世宗時為護

衛得幸于章宗為人兇悍驚橫為舉朝所惡且莅官不

法臺諫屢有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輩無他事何止言呼

沙呼斯人止是跋扈耳孟參政鑄時為御史中丞對曰

聖世豈容有跋扈之臣上無以應然屢斥屢召恩寵不

衰衛王即位北方兵起命執中為帥大敗于古北口北

兵由此犯燕都衛王疏其罪除名為民未幾復起為四

門都提控仍令參議省事執中既得兵柄遂有廢立心

案大金國志赫舍哩執中起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至紫荆關開關迎敵執中至京上遣完顏綱禦敵又

敗于易州綱奔還言執中受賂放敵入關執中懼誅遂謀反金史本傳則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餉鶴怒擲殺之與此志所云既得兵柄有廢立心可互證時駙馬都尉南

平衛王心腹也方用事判大興府執中一日勒兵言南

平謀反殺之于街即詣宮斬關以入車載衛王還第自

號監國元帥坐都堂百官無敢言者時完顏耀尼以參

政將兵數萬備北邊案耀尼舊作元奴今改金史完顏綱傳謂綱之本名累官尙書左丞

至寧元年行首事于籍山此作參政有異執忠懼其見討使其家人好召之

耀尼遲疑久竟赴闕執中執而誅之遂益衛王死時豐

王判彰德府即迎入立是為宣宗士論謂耀尼不入都

執中必不敢弑逆政如皇甫嵩之就董卓微也庸人無斷至誤國家如此宣宗以執中爲太師尙書令澤王進退百官自恣有震王之盛宣宗拱手而已珠赫高琪者時爲西南招討使將兵執中命出都與北兵戰高琪敗歸見執中將誅之已而釋之復命提兵以出又敗高琪懼誅號令軍士將順衆心誅執中衆皆喏夕入執中第被甲胄露刃以前執中方濯足見大駭走入臥內高琪軍士追殺之持其首赴宮門請罪宣宗大懼遽傳詔赦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旣爲相復跋扈擅權南渡政

事自己出宣宗甚憚之然其爲人頗廉月俸計家所費

外悉納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敵已者殺平章政事穆延

盡忠殺東平帥伊喇圖

案伊喇圖舊作移刺都今改

其力也興定初

坐殺其夫人爲家人訟言宰執將奏之法當退避高琪

忿然遽索馬歸宣宗卽命親兵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殺

之

衛王初卽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二年又改

元至寧人謂三元大崇至矣俄有呼沙呼之變

南京未破時一二年市中有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

囊貯棗持以散市人無窮所在童兒從之又有一僧于街中拾破瓦子復用石擊碎所在亦兒童聚焉人初不知何意後國亡方知散棗者使之早散擊瓦者國家瓦解矣

宣宗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朝廷下詔改元

元光據漢武帝故事以厭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

案天

志興定六年八月甲午彗星出氏九月壬戌彗再見金史天文志興定六年八月己卯彗星出于亢宿右攝提周鼎之間指大角宣宗崩于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與大金國志二年十月及此志改元之年十一月均不合又金史宣宗改元興定止五年即以次年彗星出之後改元元光以元光二年崩通前貞祐四年凡十一年與

大金國志所云在位一十二年不同而與此志合 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誰應

耶

趙翰林可獻之少時赴舉及御簾試王業艱難賦程文

畢于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可肚裏文章可可三場

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

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知我時海陵庶人

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旨諭攷官此

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恩矣後仕世宗

朝為翰林修撰因夜覽太宗神射碑反覆數四明日會

世宗親饗廟立碑下召學士院官讀之適可在音吐鴻
暢如宿習然世宗異之數日遷待制及冊章宗爲皇太
孫適可嘗筆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世嫡
皇孫所謂無以易者人皆稱之後章宗卽位偶問向者
冊文誰爲之左右以可對卽擢直學士嗟乎獻之三以
文字遇知人主異哉獻之少輕俊文章健捷尤工樂章
有玉峯閑情集行于世晚年奉使高麗高麗故事上國
使來館中有侍妓獻之作望海潮以贈爲世所傳其詞
云雲垂餘髮霧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游百街

高選翩翩老阮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脉脉似隔盈
盈醉玉添春夢雲同夜惜卿卿離觴草草同傾記靈犀
舊曲曉枕餘醒海外九州郵亭一別此生未卜他生江
上數峯青悵斷雲殘雨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
路傍情歸而下世人以爲他生未卜之讖云先是蔡丞
相伯堅以嘗奉使高麗爲館妓賦石州慢云雲海蓬萊
風霧鬢鬢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雲霓方見宮腰纖弱心
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參廓無物比情濃
與無情相博離索曉來一枕餘香酒病賴花醫卻潑灑

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雲影載將無際關山夢魂應被楊花覺梅子雨絲絲滿江干樓閣二詞至今人不能優劣余謂蕭閒之渾厚玉峯之峭拔皆可人然蔡之他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與趙之惜卿卿皆不免爲人疵議之矣

王副樞晦子明自布衣時慷慨以俠聞其友人出游久妻與一僧私既歸晦以告其友無如之何晦教之復爲遠出計治裝卽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見之趨啓軒以逃晦伏軒外以鐵簡迎擊僧腦出而斃明日晦詣有司

自陳其事有司義而釋之其後守順州竟以節死

金朝名士大夫名出北方世傳雲中三老圖魏參政子平弘州順聖人□參政甫應州山陰人程參政暉蔚州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爲名臣又蘇右丞宗尹天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順聖人雷西仲父子渾源人李屏山弘州人高丞相汝礪應州人其餘不可勝數余在南州時嘗與交游談及此余戲曰自古名人出東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周戶部德卿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

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定人嘗爲省都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爲文條暢有法余嘗至欒城縣署中有一遺愛碑正甫筆也餘文不多見在南京時李屏山嘗云正甫文字全散失不傳以是知士大夫貴有良子弟也

趙閑閑于前輩中文則推党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則最稱趙文孺灑尹無忌□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物議也

李屏山于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屏山南渡後文字多雜禪語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鏤板者甚衆余先子嘗云之純晚年文字半爲葛藤古來蘇黃諸公亦語禪豈至如此可以爲戒又多爲浮屠作碑記傳贊文往往詆訾吾徒諸僧翕然歸嚮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墨佛事傳至京師士大夫覽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胡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諸

僧所鏤何預我耶後屏山歿將板其全集閑閑為塗剔其傷教數語然板竟不能起今為諸僧刻于木使傳後世惜哉

屏山之歿雷希顏誌其墓趙閑閑表焉余先子之歿亦

雷誌其墓趙閑閑表焉

案王惲秋澗集渾源劉氏世德碑亦云趙翰林秉文勒銘神道

而淦水集但有故葉令劉君遺愛碑及祭劉雲卿文而無所謂墓表或淦水集有所遺歟皆刻于石

矣迨雷趙之歿既葬而後元裕之誌之其外表迄今皆

闕也

余高祖南山翁未第時嘗夢游山寺見佛衣紋隱隱如

金字然細視之乃七言詩也覺而記其四句云喜逢漢

代龍興日高謝南山豹隱秋蟾宮好養青青桂須占鰲

頭穩上游已而金朝初開進士舉中魁甲繼以二子西

岩龍泉同擢第又繼以孫洛州君又繼以孫中奉君朝

列君曾孫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也南京時中

奉君嘗求書八桂堂于趙閑閑閑曰君家豈止八桂

而已耶為書叢桂桂窟四字

屏山之歿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宋倡之已而余先

子歿諸公祭文挽詩纔數首後趙閑閑歿惟余及宋飛

卿楊煥然作祭文挽詩也

歸潛志卷十

歸潛志卷十一

元

劉

祁

撰

錄大梁事○金正火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
 兵由襄漢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
 京師邊聲益急聞北兵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哈達
 等謀縱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蹶入江案完顏哈達舊作
 完顏合打今改
 北兵既渡皆殊死戰哈達兵不能遏遂帥八都尉退保
 鈞州北兵襲之不進時朝廷憂懼不知所為然天下勁
 兵皆為二帥所統倚以決存亡案二帥指完顏哈達與
 伊刺蒲阿而言上文未

著伊喇蒲阿之名疑傳寫有脫佚

又命參知政事圖克坦烏登殿前都

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

案圖克坦烏登舊作徒單合典今改

九年正

月下詔求言于東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侍從官

居門待言者雖多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

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戶部尚書完顏努

森等

案費摩阿固岱舊作裴滿阿虎帶完顏努森舊作完顏奴申今改

披詳可然後進

多為諸人革職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

口陳曾翰林修撰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

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樞看此一戰如何余無

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翌日報聞十六日鈞臺與

北兵戰酣會天大雪沒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

北兵復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伊喇

蒲阿就擒

案伊喇蒲阿舊作移刺蒲瓦今改金史本傳云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

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視此志所云就擒加詳而與大金國志所云出降迥異似獨得其實

完顏哈達竄于地穴中為所發見殺都尉苗英高英樊

澤中郎將完顏綽華善諸驍將皆死

案完顏綽華善舊作完顏陳和尚今

改京師大震下詔罪己改元開興為守禦京城計四面

置帥府置行戶工部和斯濟雅博斯納帥北面

案和斯濟雅舊

作甲速甲博斯納今改李新帥東而范正之帥南而完顏實

訥阿卜帥西面案實訥阿卜舊作富察君平張俊民張

師魯舒穆魯世勣分領戶工部事案舒穆魯世勣舊時

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完顏巴薩樞密院副使持嘉哈希

用事案完顏巴薩舊作完顏白撒持二人奸佞無遠略

士庶皆惡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國矣俄

聞陷鈞州又陷許州許帥布掄死之二月陷陳州陳帥

紐赫努色爾死之案紐赫努色爾舊京畿諸邑所至殘

毀末帝在宮中時聚后妃涕泣嘗自縊為宮人救免又

將墜樓亦為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吏部侍

郎劉仲周等詣北兵告和不從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

震恐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肅國公某為曹王命尚

書右丞李蹊等奉以為質子于軍前擢應奉翰林文字

張本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以北北兵留曹王營中李

蹊等回具言彼雖受之待北援京城將不免攻明日北

兵樹礮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時京城西南隅最急完

顏巴薩主之西北隅尤急持嘉哈希主之東北隅稍緩

丞相完顏薩布主之案薩布舊作獨東南隅未嘗攻時

書香宗 卷二 三

人情洶洶皆以爲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觀余時在道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曰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益急礮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確莫能當城中大礮號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軍士又自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富察古納高顯劉奕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

案富察古納舊作蒲察官奴今改

皆擢爲帥

使分守四面相接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爲兵號防城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爲兵諸生訴于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生輩尪羸不任役將發爲礮夫諸生劉百熙楊煥等數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礮夫之苦平章巴薩怒諸生之自見上也趣召赴部以緩期杖戶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諸生監送軍士飯食視醫藥書礮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紙鳶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自拔以歸受官賞皆

不免奔走矢石間又夜舉燈毬爲令使軍士自暗門出劫戰令諸生執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燈毬未具杖刑部郎中舒穆魯世勳以前戶部侍郎李渙代之巴薩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譽夏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朝有命令勿擊衆謂攻三日不解城將壞已而城上望見北兵焚礮車衆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駐兵邏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縱酒肉歌呼無久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當自來好議之末帝託疾臥御榻上

見慶等掉臂上殿不爲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

皆切齒旣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且

以爲和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中持兵入館

大譟殺慶等館伴使鄂屯安濟庫二人及晝亦死

鄂屯安

濟庫舊作奧屯遲明宰執趨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

前請罪宰相遑遽慰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

細民皆驩呼踴躍以爲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

月恒山公武仙提兵自鄧赴京師上命副樞哈希出兵

援之至密縣遇北兵哈希遽退走

案金史持嘉哈希傳屯中牟古城凡三日

棄輜重馳還與此所云至密縣有異仙兵與北兵轉戰于鄭州之西南會

圖克坦烏登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哈希兵不相

接皆收仙引餘兵南歸烏登亦西走金史哀宗本紀天興元年二月圖

克坦烏登戰敗死與此所敘提兵東來及西走在八月後者迥異哈希還京師士庶罪

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為民時京師被圍數月倉廩空虛

尚書右丞李蹊坐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

部侍郎張師魯為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間皆言官將搜

百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為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

相以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餘入官案續通鑑云先

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與此所云人三斗有異隱匿者處死命御史

大夫費摩阿固岱率總知開封府圖克坦伯嘉主之案

克坦伯嘉舊作徒單百家今改其餘朝廷侍從官分領其事凡主者所

往劍戟從焉戶闕人詰不少緩用鐵錐監之石杵震之

城中士庶人不爨以待或搜獲隱匿者械于街雖皇兄

后如家皆不免軍士突入如主驚逃驅繫奴婢使之指

陳所匿京師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總領富察鼎珠尤

酷甚案富察鼎珠舊作蒲察定住今改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為

奸利由是百姓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

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相薩布平章巴薩右丞完顏

溫綽案溫綽舊作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李蹊樞密院

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

張袞總帥圖克坦伯嘉富察古納高顯劉奕皆從上與

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誓以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

者悲愴留參知政事完顏努森樞密副使完顏實訥阿

卜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守南京上既出遇鞏

州帥完顏呼沙呼提兵轉戰來赴援案完顏呼沙呼舊

改因從以東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罷為

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守臣羈繫已而上出二人者以

事召新詰省新疑其見擒縱馬突賊門欲出門者止之

新乘馬踰城二人者遽命將追及墮湟水中斬其首時

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願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

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巴薩等望見北兵

遽勸上登舟船南渡從官多攀從不及死于兵而驍將

圖克坦伯嘉高顯劉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

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杜門京民大恐以為將不救

矣二守臣素庸闇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

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皆鬪食其肉淨盡搢紳士女多行匄于街民間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爲飢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于家又日殺乘騎馬牛自啗至于箱篋鞍韉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衆謂不久當大潰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圖克坦色實等

案圖克坦色實

舊作徒單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

四喜今改

城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于後色實獨攜其族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者以爲上旣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鄙入于齊之義不得已者況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日當以死守衆憤二人無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爲之救士民余夕見左司郎中楊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

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爲也二十有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革潛衆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官從焉省掾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老便宜完顏努森拱立無語獨完顏實訥阿卜決復申諭以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泣涕諸愚叟或陳說細微不足採余語麻革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說密陳子歸草之吾當共上也余以是退將明日同革獻書其夕頗聞民間稱有一西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

衆皆曰事急矣安得無人余旣歸夜草書備論其事遲明懷以詣省庭且邀革往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以救餘民雖死亦無愧矣是旦大陰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間忽聞軍馬聲市人奔走相傳曰達鞏入門矣余知事已不及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南兵變已圍尙書省矣時崔立爲西面都尉權元帥同其黨韓鐸等舉兵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爲先鋒以進橫刃入尙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安國先殺實訥阿卜次殺努森又殺左司郎中納噶德暉

案納

噶德暉舊作納合德暉今改

擊右司郎中楊居仁聶天驥劓甚省掾

皆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兵尙書省號令衆庶曰吾爲二執政閉門誤衆將餓死今殺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闔郡稱快以爲有生路也食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兵入宮見太后自陳其事太后惶怖聽命拜立爲左丞相都元帥壽國公立以太后令釋衛邸之囚召衛平故太子梁王某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卽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諭言皆曰謝丞

相得生立又自詣軍前投謁歸附命歸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爲北朝民初立舉事止三百人殺二執政當是時諸女直將帥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聽命無一人出而與抗者人謂李新若在決與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立變之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提點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烏克遜努色爾縊于臺中

案烏克遜努色爾舊作吾古孫奴申今改

戶部尙書完顏仲平亦自殺初立以副元帥藥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監軍王守之妻旦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以徇于是朝士震悚無令不從梁

王雖監國在宮中虛名而已立以其弟某為平章政事

張頌為殿前都點檢韓鐸為副元帥知開封府左司都

事舒布哩濟之為御史中丞案舒布哩濟之舊作索不魯濟之今改皆其

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劉仲周諫議大夫張正倫參議省

事蓋立取仲周女為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衛尉鄂

屯阿固岱為尚書右丞殿前都點檢溫德亨伊實為參

知政事案鄂屯阿固岱舊作奧屯阿虎帶溫德亨伊實舊作溫迪罕一十今改仲周正倫

皆進參知政事省令史元好問為左右司員外郎又以

刁璧為兵部尚書元帥左監軍初立起與壁謀及其期

壁不往立頗怒之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

閒者皆以次遷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立自為太

師尚書令鄭王聞鈞汝間有眾據西山不從命立遣韓

鐸帥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希顏知開封府立又封諸

內藏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往取歸其第又搜選民間寡

婦處女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眾又括刷在京

金銀命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陳國夫

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財平章巴薩夫人亦富侈右

丞李蹊舊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擄掠拷訊死立又自

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縱百姓出城挑菜充飢于是人
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雜米粒以食又聞京西陳
岡上有野麥甚豐立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
宮俄遣詣青城皆爲北兵所殺如荆王梁王輩皆預焉
獨太后皇后諸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往
有竄其間者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諸宰執家屬治罪
爲殺唐慶事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
教醫匠人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
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輦以出泣歸大慟亦不敢誰

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等在青城
側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姓與北兵
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來米麥食之然多爲北
兵劫取莫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
十有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何屬親
見國亡至于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迺因暇日記憶舊
事漫記于編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者皆不敢錄

歸潛志卷十一

歸潛志卷十二

鳳

元

劉

祁

撰

錄崔立碑事○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
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
吾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
震悚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
一省卒詣余家齋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
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卽往至省門
外遇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

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耶卽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喜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余卽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余卽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

亦在焉余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預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爲之若尙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于義也余于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

馬索余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
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卽引詣
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大士
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
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
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卽當留宿省
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
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
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

知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
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
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余惟
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余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
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
不知館閣體今又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
名在諸公後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
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
也余曰裕之作政宜其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

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卽于燭前焚其藁遲明余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齎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靈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

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

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年少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辯亡○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過于後魏後唐石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民收徽宗圖書車服褻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企先劉彥宗韓昉輩

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廢置政令如前朝典章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强然英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材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厚謹勅之士如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又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以變易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卽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

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主苛吝不知人君體不足言已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恒恐

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句踐志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紛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謨謀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幸寵無効死之心

倖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興之亡也未帝奪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勅敵而不能振也大批金國之政雜用遼宋法令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

後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憂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爲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略以爲此政當有爲日而當路以爲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爲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爲心以至宗廟丘墟家國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事

有先後勢有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充其室誇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被圍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人視金銀如泥土使川不計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敗具環珮錦繡衣衾日陳于天津橋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一毳袍極緻密鮮完博米八升金釵易牛肉一肩趨售之以是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澀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闡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窮處不能活妻子免飢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莘野彼豈不能妄

營財利使生理優游耶恥不爲也若夫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爲將料敵制勝無遺策卒能佐漢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昔之拙而今之巧耶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爲也因是以思吾儕今日遭大變遯于窮山荒野中日惟餬口之不給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耳彼窮居妻子有愠言鄉人賤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木彼榿楠豫章之材封植之護

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爲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嚼之斧斤伐之則將憔悴慘淡無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耶士大夫亦然國家以爵祿尊之以語言使之精神橫出才氣得伸銳于有爲然後得爲用倘繩以文法索過求瑕爲之則有議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袖手相招爲自全計矣國家何賴焉余先君嘗爲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獎養挈提使議論天下事其智識蓋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暫欲有爲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縱酒無功名心是可爲國家惜也嗚呼自

非堅剛不拔之志超世絕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變易者鮮矣哉

傳曰人衆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誠以嚴冬在大厦中獨立慘淡不能久居忽有人自外至共談笑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爲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者亦造物所使也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

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樂形體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事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富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雖不得時不富厚而于我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旣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爲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性命其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耶有爲公卿宰輔以事業功名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猶能以節義自著

者又有浮沈閭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諷有聞者又有研精技藝如陰陽醫藥卜筮字畫繒畫以名世者又有縱酒放歌撥棄禮法以樂其形體者又有扣情忘慾鍊身服氣以覬飛昇者要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亦安能一其迹耶今吾幼而苦學及于齒壯學雖粗成而末有所遇合窮居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將爲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非居位當言且臨事變可以立節義願服鍊以懶惰不能放縱以拘窒不喜諸技藝

皆非所專心平生以經籍文翰自娛顧後日窮達猶未可知然則獨守吾殘編斷藁者猶未爲癡計也

予生壯年其所歷多矣嘗陪諸舉子進取矣亦嘗偕諸朋友講學矣又嘗視諸農夫耕穫矣又嘗同諸少年嬉遊矣又嘗詣諸王公貴人干謁矣自非上爲卿相行經濟之謀下爲僕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不涉今而遭值亂離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擾擾膠膠于身初無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醉醒而不見纖毫形迹以此觀之百年之內亦可以默覺矣而獨區區慮衣食

之不充懼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知命坎止流行與萬物同始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哉

三國時士尚權詐其間不爲風俗所移者陳實徐穉魏晉間士尚虛玄其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徐邈卞壺茲數人者以道德顯或以節行聞或以智量稱或以風義著立身行志卓爾不羣皆豪傑之士也

余嘗觀道藏書見其鍊石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符呪水役使鬼神爲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位云主管天口而齋醮祈禳則乃能轉禍爲福大抵方士之術

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地獄因果輪迴以爲人與禽獸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以持誦布施則乃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無亦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明照山河草木蕃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黜陟立見榮枯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悟不自知反以爲尋常者良可歎也嗚呼愚俗豈可責

耶而士大夫之高明好異者往往爲所誘不亦悖哉
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爲事士君子則安閒
樂道不以衣食爲憂舉世之人所畏者飢寒患難死亡
士君子則于飢寒患難死亡無所畏使道義充于中雖
明日飢而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義而動非禮雖貴于
王公富積千金而內以愧于心外以忤于人然則士君
子之所爲所守誠舉世之人所背而馳者也使俗人笑
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十二

歸潛志卷十三

元

劉

祁

撰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資頗溫而吾則專心于學
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出遊未嘗
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僮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之味
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迫食或
旬日無醯醢及一得之則覺其甘寢或終夜無衾裯及
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徒行無驢及一得之則覺其便
居或汲爨無人及一得之則覺其泰乃知夫溫飽安逸

者世之人亦未易得雖與向時異猶不足也惑矣因思
一時富貴權勢之人生長紈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
老者非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
又不知世間溫飽安逸之正味爲不少可勝歎哉吾故
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爲得志者戒

竊嘗攷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其
風淳質修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惟知
功利爲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間游說縱橫之流已而變
爲刑名掎克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焚書坑

儒毒流四海漢興其風稍變多重厚長者然其權謀法
律者猶相雜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一變以學問爲
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弘董仲舒二司馬枚
乘之徒出文物大備元成以來經術之弊皆尙虛文而
無事業可觀浮沈委靡以苟容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
流重以諂諛故權臣肆志國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
權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羣臣羣臣惟知守職奉法無過
失及桓靈之制朝政淆亂奸臣擅權士風激厲以敢爲
敢言相尙故爭樹名節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

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晈張儉之徒議于野國勢雖衰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已而諸豪割據士大夫各欲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効晉初天下旣一士無所事惟以談論相高故爭尚虛玄王弼何晏倡于前王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誤天下國家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頽靡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相尚門地相誇亦不足觀故國祚亦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名爲

上貞觀諸人有兩漢風其權謀經術文章名節者錯出間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三百載及其亂也死節者相望五代之間亦無可取宋初士大夫復馳騁智謀厥後混一其風大變經術文章不減漢唐名節之士繼踵而出大抵崇尚學問以道義爲先故維持國家亦三百載雖遭喪奪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亂則士大夫多尚權謀智術以功業爲先天下治則士大夫多尚經術文章學問以名節爲上國家存亡長短隨之亦其勢然也

余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寢食
蓋良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笑談游宴以忘憂異
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有益彼酒色膏
梁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肥醲甘脆世所共珍
使飽而遇之則食如泥土藜藿葵薺世所共賤使飢而
遇之則食如飴糖乃知貧窮之士自樂富貴之人亦有
苦是則我輩區區以空乏爲憂者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不能正猶能止其身使
家之齊而身之修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曰
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我者
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書
多秘之亦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予嘗鄙之以爲君子
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獨廣己
之聞見果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喈之秘論衡亦通人
之一藏非君子所尙不可法也其假而不歸者尤可笑
君子不奪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
不歸之者耶因改曰有書不借爲一癡借書不還又一

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云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

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爲然

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秋以其壯而立志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

余祖沂水君嘗訓子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慎不可使點污少點污則不得爲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爲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儀秦

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揚子始論老莊得失韓子則盛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深意耶揚韓排之其得聖人微意耶其與聖人異見耶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全法聖人雖未能造其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韓子亦不容不見之而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爲無足取耶其偶然耶至李翱則比諸世所傳太公家教以爲無辭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實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爲作補傳而程伊川則以爲其議論儘高有荀揚道不到處諸公

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怪隋書不爲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凝爲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修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忌故不爲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耶以是爲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爲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擬師爲聖人欲列于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皆不紀以爲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

可知也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泰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
諭衆誨師無不以天爲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爾
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
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予乂民戎
商必克今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爾其孜孜奉予

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大抵以桀紂爲
惡逆天天絕之我則誅惡救民爲順天且若陰受上天
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則天心也天之心則聖人
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之天之所與聖人則與之初
無一毫異有以見聖人以天自處也非徒以天自處其
理誠一也故當時爲聖人者權其輕重計其公私而不
暇顧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順天耶吾則事之誠
逆天耶吾則去之其事其去皆與天合旣去彼而求其
爲天下主者舍己其誰哉故踐位而代之不辭而天下

翕然亦無異議要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歉然于心耶其曰惟有慙德予恐來世以爲口實者懼後之人臣不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爲例耳亦懼後學之士求其名而遺其實者耳豈真有慙德耶然則後之君子猶以臣伐君爲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求知于人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氏之取魏若以天爲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之法如湯武乎有湯武之聖遇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受天命不然則徒爲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攷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衰諸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築臺師事焉繼以始皇坑儒之禍漢興藩侯不禮士而光武則安車蒲輪徵聘焉繼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大夫往往爲將相有勢位後有白馬之災宋興內外上下皆儒者顯榮至宣政極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振而今日困頓摧頽亦何足怪但我輩適當此運者爲不幸耳雖然窮達一也又何歎也

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

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將迎交接之際禮貌語言過則爲諂爲曲不及則爲
亢爲疎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與其諂也寧亢與
其曲也寧疎

張平章萬公父彌學座右銘有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
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

爲善而遇災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爲惡而遇災屯困
窘者分也非命也爲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也非命也
爲惡而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識者

能辨之夫慾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
言發前人所未見成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
可也

寧使敬而疎毋使狎而親人敬而疎不失爲端士人狎
而親恐流而爲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韋乎其所喻可
知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
君子苟不爲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哉士
大夫多爲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爲柳子厚元微之之徒

惜也拚卻死亡貧賤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終不能有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子視之爲外物得失付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爲君子求合于聖賢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于聖賢之道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貴與道義兼寧有是理是則忖己之所趨向嗜好又何愠乎貧賤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

居衛緼袍無裏榮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無已妻子常寄婦翁家誠不肯非義而取也

馬援書誡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爲則善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誠爲証竟免官而梁松竇固因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陷至妻子不敢歸葬若是則彼時戒子姪好論議人長短而不知先以此陷于禍也悲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諸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託

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

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古人以爲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因忙裏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歸潛志卷十三

歸潛志卷十四

元

劉

祁

撰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齡從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爲童子學少長習時文爲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禮部中之及廷而絀于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爲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舊有田

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穫秋冬必入汴避亂且從諸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爲文未嘗少休閒四方交游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旬月不令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書亦自樂無歉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中生資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舊書一囊由銅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侯爲築室以居所居蓋其故宅之趾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岩吾祖舊遊東爲柏山代北名刹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

夕靄千萬狀其雲烟吞吐變化窻戶間門前流水數支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楮墨几上書數卷偃息嘯歌起望山光尋味道腴爲終日樂雖敝衣惡食不知也間嘗自念生而爲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國平天下窮理盡性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靜學以休息其心力況世路方艱未可爲進取謀因榜其堂曰歸潛且以張橫渠東西

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當亂世政英雄奮發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王命爲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劇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童請長纓入越羈其王致北闕下以功名著不然當蘇季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于人主六印駟馬耀鄉俗吾子奚獨韜光晦迹甘爲棄物于一時使平日所學眇不見鋒鏃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嘻若亦不聞君子之道乎蓋君子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進爲固失其時而強進爲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

苦學豈將徒老焉顧自鬻自求賢者所恥加之新罹蹇難始欲自修且將掃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後日爲時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客旣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渾水洋洋桂椒葱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白石皦以如霜兕豹踰伏兮鸞鳳翮其來翔世溷濁而不照兮蹇詆騁夫先路荆榛蔚以蒙達兮野從橫其豺虎矧余志之負

迂兮□罕□而疇伍歸歟其潛于南山之下又歌曰潛
 于農摯之侶兮潛于漁望之徒兮顧惟不肖豈敢與俱
 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不知求進于聖途兮
 潛乎潛乎亦可以為娛兮嘻

麻信之遊龍山記

案此首以後係祁附錄他人所作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
 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儿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
 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
 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草木亦無容嘗切慨歎南

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
 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
 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
 立言蘄信于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
 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先生
 魏公公野服肅然見余于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
 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為絕勝姑缺茲以
 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具且拉諸賓
 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

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
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
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禾奇莽被之葱蒨醲郁
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
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淳澆者焉洑出石罅激
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
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
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提筆書
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峰

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柏而無
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
蘿松鬣冑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
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
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
林巒樹石榴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
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
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噴吼巧鬪試一臨之毛骨
森豎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峰豁

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資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烟浮雲與暄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楸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有樂乎此者歟酒醺談辯峰起各主其

家山爲勝如郭主太華劉主茲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迨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乃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道客以登歷欽崆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

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
騎皆步而下重谿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
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
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妍烏權白馬之端重
茲山固無之至于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
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
用于所見而不用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
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
有過于中州者不知天壤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

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
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
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
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爲之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歸潛堂銘并序

潛之爲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閒不山
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京叔
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恐欲潛
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不厭深矣龍德則不然并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謂顏淵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良止也聖人象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人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轉于潛之一字者耶京叔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謹爲銘曰

仲尼駐車蟻立漿宜僚陸沈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季路往視渠以亡但見虛室依頽牆古人潛德不欲出那用此字書其堂況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挂腹經傳香文氣渾爾詩筆昌戶外屢滿名飛揚吾恐自此饒薦章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吾願長川之則行舍則藏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忌作天際翔勿以深眇賢庚桑歸歟歸歟且和光銘哉銘哉幸無忘

詩

案此係祁彙錄他人投贈之作而未首輓詩則又後人所錄附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棲烏尾畢逋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同聽
明月清風德不孤富貴于人直暫熱文章照世定爲娛
廟堂一旦求遺逸只恐終南是仕塗

定齋居士李獻卿歛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萬言長策六鈞弓三尺太阿
秋水似不喜雕蟲技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曾縱酒奴
命五陵年少兒龍荒萬里期一掃踏碎輪臺磧西島便
調金鼎佑無爲鳳池坐數汾陽考世無禮樂二百年追
蹤直擬三代前嘉生叶氣越唐舞坐命米斗三四錢誰

知天地遽翻覆滄海橫流陷平陸又如烈火焚昆山孰
辨頑石與真玉平生事業安用爲攜家徑走南山陲布
衣糲食混魚釣妻孥粗足常熙熙數椽茅屋門橫水盡
著光陰文字裏有時俯仰塵土間擾攘干戈如鬪蟻我
有一言君試聽乾坤萬古真郵亭但覺定宇天光發區
區世間富及貴何異螺贏與螟蛉

河東白華文舉集句

天其未厭卯金刀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肯學干謁
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飛鶉馬如狗野飯盈盤厭葱韭

仰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卿太史尚書郎
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一身無四壁醉踏殘花屐齒香
人物尤難到今世浮雲柳絮如根蒂不須辛苦上龍門
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鵬舉

擾擾人間世熒熒風燭光誰能逃厄數況復入吾鄉嵐
秀充朝餒冰絃響夜堂堂中幽獨否昆季足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間似歆向

爭教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策勛
却恐聲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革信之

逃淵魚深處避弋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咏采薇南
山先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草木肥翩然
千年鶴一朝復來歸新築臨渾水行徑窈以微清流鳴
前除白雲入晨扉迴頭陵谷遷萬事倏已非著書入理
奧得句窮天機前路政自迫此道倘可幾殷勤抱中璧
龜勉留餘暉第恐遜世志還負習隱譏永懷泉石上一

皇清志 卷四 項家達校
傷與君揮惜無凌風翰遐舉非所希

又

塵土悠悠浣客襜一堂千古入幽潛喧無車馬雲迎戶
靜有琴書月掛簷渾水清冷通竹過南山蒼翠與天兼
遙知吟嘯同雲弟剩有新詩灑壁縑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棲隱靜無塵詩書足以教稚子
雞黍猶能勞故人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城春
因君益覺行蹤拙又爲浮名繫此身

東城李微子微

滄海成田後攜家返故鄉披榛尋舊址借力構新堂山
給窻扉翠泉供枕簟涼故田依渾水別業勝淮陽侍御
遺風在南山慶派長芝蘭宜並秀鴻雁自成行經史胸
中業龍蛇筆下章行當依日月寧久事耕桑尚父終辭
渭阿衡定佐商飛潛無定跡易道箇中藏

析津李惟寅舜臣

浩浩干戈裏憐君遂隱居雲蒸秋簟冷月落夜窻虛歲
月盈中物生涯几上書潛中有真趣吾亦愛吾廬

地僻心偏遠人閒物自幽功名真敝屣軒冕等浮漚野
鳥從喧寂山雲自去留一盃濁酒外萬事付休休

蒲城薛玄微之

肯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紛磻溪夜釣波心月
汾曲春耕隴上雲長笑熊羆勞應夢肯教猿鶴怨移文
斬新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聞

犇走紅塵二十年歸來參破淨名禪忙開菊徑成嘉遯
靜閉柴門草太玄千嶂雲嵐真輞谷一車風月小壺天
早時若用商巖雨應遍齊州九點烟

故山泉石隱樓遲緯國才名恐四馳節信情高方著論
淵明心遠更能詩素琴黃卷真餘樂明月清風忽老時
只恐葛龍潛不定一聲雷雨躍天池

金城蘭光庭仲文

幾年蹤跡寄兵塵且喜歸家見在身滿眼雲山猶可隱
一庭松菊未全貧定慚巧宦虛藏用却愛成名鄭子真
祇恐池中非久處佇看雷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埃氣尙炎秋風攜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勞夢

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閒
月鶴鴿無語靜依簷
遙思二陸猶如此自愧區區未屬厭

河東張緯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浩氣元從道學來
北闕雲烟無夢到南山草木覺春迴
四時風月供吟筆萬古乾坤入酒盃
却恐漢庭須羽翼鶴書未許老巖隈

太原高鳴雄飛

高情謝氛壒歸隱南山隈頽然一茅屋
瀟灑無纖埃勝概紛滿前懷抱長好開
舒嘯野雲亂浩歌空翠來瑤花

晚夕靜相對揮清杯天虛風露下幽興何悠哉
回首區中人擾擾良可哀

黃鵠入寥廓龍性何能馴英英劉處士天子不得臣
臥老草堂月吟盡南山春野飯足藜藿幽關充佩紉
一杯石上酒靜見天地春萬慮此都寂孰知名與身
靈運臥岩幽子陵釣渚濱神超物不違異世等達人
我無玄豹姿亦欲事隱淪空歌紫芝曲早晚由東鄰

邢臺劉德淵道

南國堂堂二鳳雛年來歸隱舊茅廬
四圍山水境何勝

一室琴書樂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晴初
荒蕪庭院人休謂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卿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二陸不可作故山歸采薇江
湖鴻雁樂原隰鵲鴿飛惆悵朱門客思歸不得歸

龍江張仲經

羸驂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二劉荒山窮僻厭岑寂
長裾遍謁東諸侯手中雖無丈八矛胸蟠河圖與天球
有時吐出作靈瑞坐令宇縣還殷周憶昨長鯨吞古汴

千里還家異鄉縣築堂故址號歸潛要使新詩走羣彥
方今河朔藩鎮雄衣冠往往羅其中兩賢胡爲獨不出
埋光確彩爲冥鴻朝亦潛暮亦潛東山不起吾何瞻山
中爲問誰相識白鳥孤雲自入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里夷丈夫出處不磷緇莫誇荀氏八龍集
且羨陸家雙鳳儀塵世浪隨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
蒲團澤几爐烟靜臥讀黃庭樂聖基

東明張特立文舉

陵遷谷變海波翻築室渠能返故村夜雨對牀閒練句
春風滿座共開樽却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
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萼出蓬門

山東勾龍瀛英儒

世路艱難已飽經歸來一室晦虛名任他滄海掀天惡
喜我南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潤棗華香泚酒杯清
故園未遂歸休志慚愧劉家好弟兄

追輓歸潛劉先生

王 惲

我自髭髦屢拜公執經親為發顛蒙道從伊洛傳心事

文擅韓歐振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丘洹水恨何窮
泫然不爲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歸潛志卷十四

歸潛志原跋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來訪余曰鄉先生劉神川宏博衍大之士倡明道學會金亂投迹于趙楊雷李諸子之間厭服名議守素不仕以衛中州之氣文章議論一出于正遭亂後于鄉有居以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意抱志未施而沒生平述作既多其弟歸愚以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遜士文集廿二卷鈔木于世先君文莊公鄉序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家蓋其言論談笑時事見聞戒勸規鑒足以

備采擇之錄諧欲繡梓以垂其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
偉人世爲賢獻之門其所志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進則
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永聖脈一時士
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
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
材彬彬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寄于文文傳于
世世傳其文卽傳其名矣夫何憾茲嗟世道升降人物
盛衰遼金之間殆數百年太史宜有論載而舊文闕逸
後有述者可無攷訂于斯耶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

神川其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穆識其後

神川其自號也
至大辛亥夏五月
盧龍趙穆識其後



